

長調，草原 / 高曉坤

打開播放機，播放清單早已被無病呻吟、混雜著現代城市浮躁與喧囂的流行音樂所充斥。突然發現，來香港後已經好久沒聽蒙古長調了。

悠揚的歌聲，自由的節奏，是那麼的蒼涼和遼遠，這就是蒙古族長調的魅力。它伴隨蒙古族而生，千百年來，生活在中國北方的蒙古民族，以天為被，以地為床，以遊牧的方式經歷著歷史的滄桑。而長調則記錄著蒙古族這千年來的生活點滴。

與一般歌曲不同，長調民歌一般只有上下兩句歌詞，而這兩句歌詞卻記錄著上古留下來的故事，記錄著飛馳在草原的駿馬，記錄著深沉靜謐的藍天，也記錄著純樸真誠的草原人民。它承載著蒙古民族的歷史，同時也是蒙古民族生產生活和蒙古族人民性格的標誌性展現。

悠揚舒緩的節奏，大氣磅礴的結構，寬廣多變的音域，豐富的音樂表現力，以及高難度的演唱技巧構，成了蒙古長調的特點。作為拖腔體音樂，蒙古族長調具有同藏族長調、川江號子等共同的特點，即自由不受約束，樂句較大，以抒發情感和旋律為主。它沒有普通樂曲的一強一弱，也沒有始終貫穿下去的四二拍，這使其音調不受限制。蒙古長調是自由的，是人和自然統一的一種形式。長調是草原遊牧文化走向成熟階段的一個產物，它所體現出來的是人和自然之間的一種關係，草原與牧民之間，除了蒙古包就再也沒有隔閡，人的形象類比和情感類比的表達可以變得自由無限，蒙古長調可以唱到你感覺所及的最遠方。發源於草原的蒙古族長調，字少腔多，舒緩自由，易於敘事，長於抒情。草枯草綠，冬去春來，歲月的年輪悠然而過，前年時光恍然而去，如今這茫茫草原上依舊不變的就是那依舊不變的長調歌聲。

又想起了去年去蒙古族牧民那仁家做客。像呼倫貝爾這樣的原生草原早已不多見了，而像那仁家這樣的純正牧民更是少有。蒙古族的聚會，酒是必不可少的，幾杯美酒之後，微醺的人們便不禁唱起了古老的長調歌曲。由於不懂蒙語，與那仁的交流只能在他人的翻譯下進行。他告訴我說：「從小就非常喜歡長調，沒有專門找老師學過，自古以來就是祖祖輩輩一直傳下來的。」四十五歲的那仁是一個普通牧民，也曾是遠近聞名的博克手。幾十年來，那仁和妻子一直住在這片美麗的大草原上。和很多牧民一

樣，那仁會騎著心愛的馬兒，哼著長調，開始一天的放牧生活，歌聲早已成為那仁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仁說，「作為一個牧人，首先肯定離不開大草原，也離不開牛羊，更離不開長調，所以我一直唱到現在。」從某種意義上講，長調不僅是一種歌曲，而且是他們的生活方式，如果沒有長調，很難想像，一個人可以在那樣遼闊的環境中長期生存，也不可能保持自己的心身平和。茫茫草原，廖無邊界，放牧生活，日復一日，在這幾近靜止的單調生活中，牧人需要一種方式來傾訴宣洩，長調便應運而生了。

還記得聽到那仁唱的的第一首長調民歌叫《小黃馬》，數百年來在草原上廣為傳唱，纏綿悱惻的歌聲似乎講述了一個動人的愛情故事：

你那輕巧的步伐，
令人陶醉。
美麗的姑娘，
我的太陽
你溫柔的性格，
留在我心上。

那仁的妻子告訴我們，當年正是聽了這首蒙古長調，才決定把自己的人生託付給我們旁邊這位唱歌的男人。說著，兩人相視一笑，眼中充滿了幸福與愛意。在世人眼中粗獷豪放的蒙古人民，在蒙古族長調中，卻把他們的柔情表現得淋漓盡致。

位於呼倫貝爾草原七百多公里外的烏珠穆沁草原，有著長調故鄉的美譽，這裡流傳著一百五十多首長調敘事民歌。而位於其東部的烏珠穆沁旗，就住著一位對長調癡迷一生的老人。今年五十八歲的胡和，當年大學畢業分配到這裡教書。那時，他還是一個對長調缺乏瞭解的年輕人。胡和與長調的緣份始於四十年前的一個夜晚，當時，牽著馬，在草原上散步的胡和被遠處傳來的長調歌聲深深吸引了。「突然間從遠處傳來了非常悠揚的長調歌曲，後來由遠而近過來兩個騎馬的牧馬人。當時我覺得這個聲音特別好聽。」在說這段話時，胡和的目光中充滿了神往，仿佛當年的天籟還縈繞在耳邊。從此，胡和與長調結下了不解之緣。從中學教師到校長，再到今天東烏旗教育局的主任，歲月慢慢改變了他年輕的容顏，但改變不了他對長調始終摯誠的心。前些年，當地長調不容樂觀的處境，就讓他感到深深的擔憂。「這麼好的東西我們為甚麼不把它發揚光大？而且從我當中小學校長的時候，我發現這個東西青少年，尤其是兒童唱的人越來越少，發現它有點面臨著瀕臨消亡的危險。」於是，在一九九九年，胡和與東烏旗的

長調愛好者組織並發起了長調保護協會。協會成立後，胡和和會員們以此為平台，搜集散落在民間的長調歌曲，整理長調文字資料，組織大家參與長調的各種演唱和交流活動，包括去蒙古國考察學習等，通過一系列的努力，曾經瀕臨滅絕的東烏珠穆沁長調，又漸漸煥發了生機。當我問他為甚麼要自願做這些辛苦的工作時，他說因為長調那源自淡淡靈魂深處的東西讓他沉醉。是啊，時間可以改變很多東西，但無論環境如何變化，埋在我們心靈最深處的東西卻永遠無法改變。

這不禁讓我想起獨自一人初來香港的時候，父母在祖國北疆，而每年只有寒暑假才能和父母見上一面。在想念父母的時候我就會不禁唱起長調歌曲，悠長的歌聲似乎可以把我帶回到大草原，帶回到母親身邊。時不時，我常會想起那首《胡倫山的背影》，那是母親教給我的第一支歌：

思念沿著山谷升起
眷戀已久的心兒
怎能與你兩分別

從小在草原上長大的我，怎能忘記那碧波般的草海，怎能忘記每天早晨升起的那一輪紅日，怎能忘記天上那望不到邊界的深藍，那樸實真誠的笑容，以及那自然而富含深情的蒙古長調。當時年幼無知的我又怎會想到如今身處城市的我會對草原上那自由而自然的生活產生深深的眷戀。

在草原上，沒人說的清流傳著多少首長調民歌，長調民歌是隨著蒙古族的歷史進程逐漸發展形成的。蒙古族在歷史上經歷了三個大的歷史階段，山林狩獵時代，草原遊牧時代，以及草原遊牧和農耕村落並存時代。蒙古族長調就產生於蒙古民族祖先由遊牧山林過渡到遊牧草原之後，生產方式由狩獵為主轉到以放牧為主，人對待草木鳥獸的態度由以掠奪為主轉到以飼養為主的時期，是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產物。這也就是為甚麼我們可以從長調中聽到大草原最深處的召喚。

作為歷史遺存的口傳文化，家庭師血液傳承，師徒授業傳承，和通俗活動平台傳承一直是蒙古族長調千年來主要的傳承形式。但歷史車輪進入現代社會後，以放牧為主的生存方式也在被現代文明所改變。面臨著工業文明和都市文明的衝擊，哺育了無數帶草原長調歌手的文化環境正一點點消失，這些都給蒙古族長調的生存和發展帶來了危機，而一些曾經繁榮的部落長調已基本消失在這樣的時代中。在這種碰撞流變中，我們希望去繼承發展這種草原上產生的音樂形態，以及自然和人類共同創造的心靈積澱。這不僅是一種對自然的嚮往，更是對一種文明根基的保護。

關掉播放機，耳邊仿佛再次響起那悠揚的代代流傳的長調……